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小说系列

人在 天涯聚裁时

renzai Tian Ya Jucashih

但远军◎著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小说系列

（CIP）数据

中：京北一 著李远军\三女曲暗三风加百警：14第第警天齐人

0.0102 将编出学大公安公房人国

（公安前社家前小社前安公）

ISBN 978-7-2023-0066-0

2.542.2 I①人… II①李远军 III①长篇小说 IV①D61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0000号

人在天涯聚散时

但远军◎著

renzaitianyajusanshi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次：20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在天涯聚散时：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三/但远军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6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653 - 0066 - 0

I. ①人… II. ①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5111 号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三)

人在天涯聚散时

RENZAITIANYAJUSANSHI

但远军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18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26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653 - 0066 - 0/I · 0013

定 价：35.00 元

网 址：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cpep@public.bta.net.cn zh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不少场合我曾无数次公开表示过,写完“誓言如风”三部曲就放下笔,好好地休息休息。这些年,伏案写作,风也过,雨也过,就是没有好好地善待过自己的身体、家人和朋友。去年,重庆一家电视台做我的专题片,面对镜头我又表述了如此的观点,可节目出来时原话却被删除了。记者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能说休息的话,那么多读者期待着读到你的新作品……

有读者期待是事实,但果真要说有“那么多读者”,我是不相信的。文学在狭窄的山谷里徘徊,前面没有进路,后面没有退路,左右是悬崖绝壁,作家们举步维艰,连自己读书的信心都丧失了,还何谈奢望别人来读自己的作品。因此,在最近出版的散文集《火红的风雪帽》的“序”里,我用这样的话做了结尾:“作品倘使有读者喜欢,足矣!”似乎很伤感,很没有自信,但我讲的的确是真话。我不指望自己的作品能拥有“那么多读者”,只指望些许的读者在阅读了我的作品后能客观公正地说一句:“作者讲的还算是人话!”那么,我想我便会心满意足的。

“誓言如风”三部曲最后一部摆在了读者面前。从第一部《滴血的承诺》,到第二部《无路可退》,再到这一部《人在天涯聚散时》……漫长的写作过程使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折磨,有时几乎是到了“出不来”的地步。总算写完了,总算可以和书中人物说“再见”,然后去干点别的事情了……谢谢生活给了我爱,谢谢读者给了我写作的力量,谢

谢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在我写作期间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不善于言辞的表达，不过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感激之情都是真诚的，没有半点儿的虚妄和矫揉造作！因为我深感到自己欠大家的的确太多，唯有踏踏实实地用“心”写作，才终不至于问心有愧！

《人在天涯聚散时》的故事情节依然不复杂，依然没有太多的悬念。每一个作者有每一个作者的写作习惯，我不是什么“家”，我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学习和借鉴他人的写作方法与技巧，以图来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只管做好书中人物的代言人——书中人物想说什么我就写什么，书中人物想干什么我就记录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笑，他们的哭，他们的愤怒和忧伤，他们的聚散和离合，都是睁着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手中的笔，监视着我写作时的“思想状况”！

不过，在这部书里，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仍然有了较大的起落，甚至个别的其最终结局还“非常”出人意料，当然，这并不是我要故意为之，而是人物在选择他们自己前行的道路！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到来了，抬起头来，凝视着窗外的景色，凝视着岱青的山峦和碧绿的溪水，我的心潮澎湃了起来，我的思绪也飞舞了起来……于是，我赶紧放下笔，走出书房，尽情地沐浴在收获的季节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喜悦之中！

作 者

2009 年秋于重庆长寿警官苑青藤小院

1

整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陈涛几乎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妻子和孩子被杀害，自己蒙冤坐牢，父亲去世……灾难一桩接着一桩，像暴风雨般猛烈地打击着他的情感，使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深沉，一天比一天变得少言寡语。不是他不想诉说，也不是他不想倾诉，而是他找不到诉说心中痛苦和倾诉自己惆怅的地方。积怨埋藏在心底，终究是要爆发出来的，给自己即将窒息的情感开一扇通风透气的窗口，是当务之急，因此，鞭炮厂爆炸事件发生后，面对杨小容、雪儿等鲜活生命的猝然离去，他果断地坐了下来。送走妹妹陈蕊和妹妹的同学许莉，他给所长李明和指导员周兰告了声假，便开始兑现自己曾经给大家的承诺：拿起笔来，写一部反映基层公安民警甜酸苦辣的小说。之所以要定位于“基层公安民警”，是因为他对这个群体太了解了。太了解，就有太深厚的感情，他相信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情感的产物。有情感，就不怕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来。

按照局里的规定，民警每年因故最多只可以请十五天事假，但考虑到陈涛的特殊情况，政委罗中华给李明打了招呼，依旧让陈涛待在家里继续“疗伤”，以便能确保陈涛有足够的创作时间。罗中华和韩跃进在领导艺术方面是不同的，韩跃进处处讲的是“原则”，罗中华处处讲的是大原则下的协调。他给陈涛创作时间，并不是指望陈涛就一定要写出什么好作品，而是他理解陈涛心灵所受的重创，作为政委，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陈涛从苦难的泥潭里爬出来，哪怕陈涛最终一个字也没有写成，能够看见陈涛度过情感危机的难关，他觉得也是值得的。

先把未完成的学术著作《浅谈如何搞好新时期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最后几个章节写完了，陈涛就按捺不住创作欲望的冲动，一发不可收地写起小说来了。他的打算是等小说写完后，再将小说和学术著作一块儿送去交给杨教授，托杨教授帮忙联系出版。

他伏案写作，母亲甚是欢喜。望子成龙的母亲尽管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艺术，也不懂得写小说是咋一回事，但她认定了一个理儿：陈涛正在写书，陈涛正在干大事。因此，除了给陈涛做好饭菜外，和往常不同的便是保持家里的安静。陈涛不出书房，她绝不会嘘寒问暖地去惊扰他；陈涛不主动和她讲话，她也绝不会主动找话去和陈涛攀谈。以前老伴曾给她讲过许多大作家的故事，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大作家。母亲眼里无蠢子，陈涛本来就不蠢，所以，母亲对自己的判断更是深信不疑。

许莉给陈涛写了一封信来，告诉他两篇文章托高升带回家里交给在《滨江晚报》做编辑的母亲，已经编发出来了，她问陈涛看见了没有。所里经费紧张，没有订《滨江晚报》，陈涛没有读到。不过陈涛仍是非常感动和非常激动的。毕竟是自己的处女作，也毕竟是自己的文章第一次见诸报端，于是，怀着兴奋的心情，他给许莉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他详细介绍了正在创作的小说的故事情节，谈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然后给许莉许下承诺：等小说初稿完成后一定到学校看她！

秋风阵凉，几场雨洒过，湖畔的小草慢慢地开始枯黄了，大堤上的紫薇、碧桃、玉兰和杜鹃也开始落叶。

傍晚时分，陈涛从书房里出来了。母亲正坐在廊檐下的小木凳上清理辣椒。陈涛精心种植的辣椒已经透熟了，红亮亮的，到了收获的时节。于是，母亲去采摘回来，清理干净，大的晒干，小的放进泡菜坛子里做泡辣椒。陈涛喜欢喝泡辣椒做出来的鲜鲫鱼汤，因此，每年秋天，母亲都要专门为陈涛泡上几坛。

“妈，歇着吧，让我来！”陈涛蹲到母亲身边，从母亲手中取过盛辣椒的笊箕。

母亲侧目打量陈涛：“写完了？”

陈涛摇头：“妈，还早着呢，我写的是长篇小说，几十万字，比不得平时写豆腐块文章，熬一熬夜就完成了……妈，写书累呀，是心累，写着写着就想自个儿大哭一场……”

“莫去写那些让人伤心的事！你爸说作家和普通人不同，作家看事情容易偏激和极端。年轻时你爸也想当作家，娘嫁给你爸那

阵，你爸就给你娘许过愿，说要为你娘写好多好多的书……哎，人算不如天算啦，你爸一本书没写出来就去了……涛儿，娘最近老是做噩梦，见你忙，没和你讲……”

“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所有的梦都是脑子反复思虑的结果，放开心，少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自然你就不会再做噩梦了……妈，你都做了些啥噩梦呢？”

母亲叹了一口气，转换话题，问陈涛道：“涛儿，小许那姑娘给你写信了吗？”

“写了呀，我前几天才给她回了信哩！怎么了？”陈涛把疑惑的目光落到母亲的脸上。

母亲低下头，胡乱捞起一把辣椒：“涛儿，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了村里的张大婶，就是住在水库边上的那个张大婶！她说她娘家有一个远房侄女，在城里工作，是自来水公司的会计，长得漂亮，又贤惠，只是男的不顾家，成天在外面搞女人，去年离婚了。她还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她就在中间撮合……”

“妈，别去操那份心！我有两桩心事未了，在没有了结之前，我是不会去考虑个人问题的。一是陈小松没有捉到，你儿媳妇和小孙女死不瞑目；二是我的书还没有写完和出版……妈，好媳妇不是别人介绍来的！”

“那是怎么来的？”

“等来的！”

母亲瞪着陈涛，半晌，说：“涛儿，别等，你岁数不小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娘是过来人，活了这把年纪，算是悟透了一个道理，是你的不等也是你的，不是你的任随你怎么等最终仍然不会是你的。娘知道你的心思，你和闺女一样倔犟。倔犟未必不是好事，但过了头就不对了……闺女去了国外那么久，连信也不写封回来。涛儿，娘老了，娘眼下只有你一个亲人可以依靠，早点成个家吧，娘想抱孙子……”

“妈……”陈涛抬起头来望母亲，见母亲的眼里有泪花滚动，于是，赶紧将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了。

2

一个秋阳高照的下午，写完文章，心里空荡荡的，很不是滋味，陈涛便想去湖边钓鱼散心。

绕过荒草萋萋的沙滩，陈涛到了夏天钓鱼的地方。望着碧绿的湖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许莉和妹妹陈蕊的笑容。他想念她们，也无比地怀念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文人喜欢怀旧，到了孤独写作的时候更是容易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难以自拔。好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他的情感裹起了茧，慢慢地变得有些宠辱不惊了，再大的苦痛摆在面前，他似乎都能视而不见。

整理好渔具，将渔线甩进水里，然后端坐在岸边的大青石上，静静地等待着鱼儿来上钩，对常人来说是莫大的乐趣。然而，这样的乐趣对于陈涛来说，却是渐行渐远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他钓鱼，只是想独处，只是想一个人躲到静寂的湖边来享受惬意和从容，至于鱼儿上不上钩，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湖水经过夏的喧嚣，到了秋天，沉寂了下来。湖面的波浪，不再那么汹涌澎湃，而只是柔柔地荡漾，仿佛少女的美眸，温情地轻漾着层层涟漪。

离岸不远，有一片闲置的空地，湖水退去了，显得既平坦又宽阔。杂草丛中，开放着一小朵一小朵金黄色、紫红色和翠绿色的花。微风拂过，扬起缕缕清香，嗅着，令人心旷神怡。

坐了许久，不见鱼儿动嘴，陈涛便起身去空地上采野花。他喜欢不招人眼的小花，不论什么小花，只要是默默地和毫不张扬地开放的，他都喜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些时候，人和物其实也是可以归类到一块儿的。什么品性的人，喜欢什么品性的物，落到赏花惜草这么一件小事上，也似乎泾渭分明，没有例外。

陈涛刚掐下两朵小花放到眼前端详，就瞧见周兰远远地从大堤旁的小路上赶来了。他猜想周兰一定是找自己有什么急事，否则不

会寻到湖边来，因此主动迎了上去。

“有事吗？”他拦住周兰问道。

周兰摆一摆手，示意陈涛回到湖边再说。

到了湖边，周兰问陈涛：“钓了多少鱼，够晚上吃吗？”

陈涛笑道：“还没钓着呢！”

周兰双眼眯成缝儿，看着湖面，有些心不在焉。陈涛见那模样，猜测不到周兰到底是为何而来，因此，犹豫了许久，才试探着打听：“指导员，有什么事吧？”

周兰把目光移到陈涛的脸上，沉思片刻，然后反问陈涛道：“书写得怎样了？”

陈涛说：“早得很呢……指导员，有话就直说吧，别吞吞吐吐的好吗？”

“老所长……”周兰弯腰也采了几朵野花拿在手中，她说：“假如调你进城去你愿意吗？”

“进城干吗？”

“到法制科！下午政委来了一趟，带了两个新民警来报到，是警校刚毕业分配到所里来的。政委要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想让你换一换环境。你在这儿待了这么些年，是该换一换了。只是你走了，李所长又没有完全康复，担子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真有些受不了。论年龄，你是我大哥；论资历，你是我老领导……叫我怎么说呢，我真舍不得你走。可是，政委有言在先，《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局里已连续败诉了好几起行政官司，有损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因此，政委希望你去把一把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的关。当然，政委也是在替你考虑，法制科的工作除了审阅案卷外，都很清闲。你去法制科，就名正言顺地有了更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写作。像你目前的状况，不伦不类的，总不是个道理吧！老所长，你能理解我的苦衷吗？”

陈涛沉默着，半天不言语。去岸边收拾好渔竿，回到周兰身旁，他才低声说道：“走吧，等我回家想好了再说。服从组织决定虽说是警察的天职，没什么价钱可讲，但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我确有困难，请组织照顾一下也是符合情理的。我和别的民警不

同，我经受的打击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还摆脱不了。再说，母亲上了年纪，她需要我陪伴在身边。指导员，人到中年了，母亲是我最沉重的牵挂呀！”

他俩闲谈着，从湖边回到所里。到了下班的时候，派出所民警开始陆续回家。站在院坝的花坛旁，向楼上张望，见李明办公室的门开着，便想起去看看李明。

和周兰道别后，陈涛上楼到了李明的门前。李明正专心致志地读一本厚厚的小说，陈涛的到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

陈涛轻轻敲了敲门，待李明把头抬起来后，他笑道：“读什么书呢，那么认真？”

李明放下书，起身将陈涛迎进了屋：“老所长，我正说要找你谈一谈呢，局里要调你到法制科去。”

“我知道了，刚才指导员和我谈过了……李明，咱们是兄弟，以后可不要开口老所长闭口老所长的，那样不好。我没当过几天所长，人呢，也并不老，才三十过一点吧，所以还是叫我大哥吧，亲切一些！”

取过李明放在办公桌上的书，瞧了瞧，是新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于是来了兴趣，问道：“你以前不是不大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吗？”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大哥，自从小容出了事，我的心就空了。医生叫我多读点故事类的小说，分散精力……大哥，我真害怕自己有朝一日精神会崩溃呢！所以，不但医生要我静下心来调养调养，连母亲也一再要我静心休息。只要回了家，她就不准我再提小容的事。事实上哪可能呀，活生生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能不去想么……哦，陈蕊妹妹来信了吗，她在国外还好吧？”

陈涛摇头：“估计是瞎忙乎吧，还没有写信回来。不过，等有了空闲她是一定会写信回来的……你弟弟的工作落实了吗，分配在哪儿？”

“本来我托了政委的人情，想让他回县里来工作，可他不愿回来，自个儿联系去了南方，在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里搞营销策划。昨天还打了个电话回来，听说你在写小说，他专门嘱咐我，要我转

告你，叫你书出版的时候务必请他替你策划包装。他说现在出书和以前不同了，书卖得好与不好，策划和包装很重要……”

“是吗？这倒是新鲜事儿，连书籍的出版也完全市场化了。好，书写完后一定交给他，看他能策划和包装出一个什么名堂，只是怕他等不得哟！”

“为啥呢？”

“因为离写完还早啊！”

“你不是每天都在写吗？”

陈涛微笑道：“每天在写不等于很快就能写完呀！”

周兰进来，打断了他俩的谈话。

周兰问李明：“所长，来了两个新民警，老所长又在，看是不是大家一块儿吃晚饭，给新民警接风？”

李明略思索，点了点头：“叫王兵去街上联系一家好一点的餐馆吧，大家是该聚一聚了！”

说完，收拾办公桌，将小说夹在了腋下。

3

所里民警都在，加之王兵的女朋友郑容也来了，大伙儿又一再坚持要去把陈涛的母亲叫来，所以，满满地坐了一大桌。

虽然是爆炸事故发生后全所民警第一次相聚，但是，从彼此的表情可以看出，没有人能够真正高兴起来。

比起以前，李明明显是变了一个人。他打开两瓶啤酒，递给周兰后轻声说道：“指导员，你发话吧，给大家倒杯酒，祝大家快乐！”

“你是所长，还是你来吧！”周兰推辞道。

王兵的目光在李明和周兰的脸上来回转动，见他俩推诿，怕僵持下去冷了场，因此，起身从周兰手中夺过了酒瓶。他说：“这样吧，论资排辈，除了两位新来的小兄弟，我的资历最浅，平时都是

你们先给我倒酒，今天呢就破例，由我来给你们先倒酒。第一，欢迎两位小兄弟来到长仁湖派出所，和咱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第二，祝老所长陈大哥写作顺利，早出成果……要是陈大哥写出了好作品，一举成名了，哇，咱派出所出了个大作家，不得了，不得了，不知我有多自豪呢！”

郑容盯王兵一眼，伸手在桌底下偷偷地拧王兵大腿，示意王兵说话不要油腔滑调。谁知拧重了，王兵哎哟一声惊叫了起来。他的叫声立刻引来了大家的欢笑。

“怎么了，被蛇咬了吗？”周兰问。

“是呀，美女蛇！”

“你说啥？”郑容故意咬牙切齿地瞪着王兵，眼珠一动不动。

“嘿嘿……乱说的！”王兵忙摆出一副大熊猫似的憨傻相，给郑容赔笑脸，于是，大伙儿又是一阵笑声。

待笑声过后，陈涛的母亲插话了。她说：“难得看见你们高兴，该笑就笑吧，这段时间涛儿写文章，一个人关在家里，整天愁眉苦脸的，难得看见他笑一笑……”

“大妈，那是进入了角色，在对号入座呀！”郑容说。

“啥角色？”陈涛的母亲问。

“大妈，进入角色就是写书的人陷入了自己设置的虚拟世界中……怎么说呢，自己编故事来把自己骗了呗！”郑容解释着，目光转向陈涛：“老所长，能透露一点内容吗？我也蛮喜欢写作哩！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不是当记者，而是当作家……”

“当记者难道不好吗？”陈涛问。

“不好，记者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假话太难讲了……”

“那就讲真话吧！”

“可能吗……算了，不谈工作，还是谈你的小说吧！老所长，等你把小说写完了我来做一期你的专题报道和人物专访。现在写小说的人多，是个人都要去写什么小说，反正如今的小说也不是用笔在写嘛！”

“哪是用什么在写呢？”

“男人用钞票，女人用胸脯和大腿呀……呵呵，真是！”

此话从郑容嘴里说出来，不禁使大家目瞪口呆。倒不是男人用钞票、女人用胸脯和大腿“写作”是什么新鲜事儿，而是郑容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小姑娘。既然是小姑娘，就不应该说出如此不中听的话。也许郑容意识到了自己言语有失，因此，涨红了脸，赶紧将头埋了下去。

大家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

陈涛望一眼同样惊诧和难堪的王兵，解嘲道：“倒酒啊，咋还不倒酒呢！”然后微笑着，环视大家，自言自语道：“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经济是发展了，但很多宝贵的东西也丢掉了……来，喝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要是我真去了法制科呀，大家一起聊天喝酒的机会就少喽！我非常怀念在这儿度过的时光，非常怀念在长仁湖畔度过的日日夜夜。来吧，大家把酒杯举起来，祝福各位前程似锦！”

王兵趁机给大家斟满酒。

陈涛率先将酒喝干了。

母亲望着陈涛，思忖着陈涛刚才所讲的话，问道：“你要走？”

陈涛点头：“是的，局领导要调我到法制科去，不过还没有最后定。妈，你想进城吗？”

“进城干吗？不去，娘哪儿也不去，一把老骨头了，进城死了害怕遭火烧！”

“妈……”陈涛扭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沧桑的脸，“你不想进城的话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政委了。妈，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好吗？”

母亲没搭理陈涛，她垂下眼帘，盯着桌上的饭菜愣神。

吃完饭，各自回家。母亲不高兴，陈涛也高兴不起来。因此，母亲在前边走，陈涛只好默默地紧随其后。

见母子俩闹了别扭似的绷着面孔，李明和周兰便提议送一送他俩。

李明陪在陈涛母亲身旁，他说：“大妈，调大哥进城，只是局领导想让大哥有一个宽松的写作环境，到底走与不走还是要大哥自己做主。现在的领导和以前的徐局长大不相同了，不会强行调一个

民警到他本人并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以人为本嘛，尊重民警的意愿是从上到下都在提倡的。放心吧，要是大妈不想让大哥走，我就给组织说一声。大妈上了年纪，需要照顾。大妈，大哥这段时间忙写作，心思全在书里，你就别让大哥分心了，好吗？”

陈大妈停住脚步，歪着脖子端详李明：“孩子，你讲出来的话总是中听，不像涛儿和狗狗……狗狗给你写信了吗，她说给娘写信来，怕是早忘喽！孩子，狗狗年龄小，又任性，你多担待她吧，她一个人在外边孤独着呢！”

“大妈，陈蕊妹妹不是和她师兄一块儿去的吗？”

“别提了，贼眉鼠眼的，啥师兄，我看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读书人！小李呀，大妈早就想过来看你了，怕你伤心难过，一直没来。小容是个好姑娘，可惜好人命都不长的！孩子，忘了她吧，人死如灯灭，千万别折腾自己……劳驾你，帮帮大妈的忙，把你大哥留在所里。他和他爸一个模样儿，天生不是做官的料。别进城去，离当官的越远越好。以前的官是老爷，现在的官是老子，涛儿惹不起他们的……”

“大妈，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其实进城也有进城的好处，好多在乡下派出所工作的民警都想着调进城去呢！”

“那就让他们调进城去吧，反正涛儿不去。城里和乡下哪儿不都是过日子吗，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孩子，涛儿在，你担子轻呀！要是涛儿走了，你连说话的伴儿都没有一个……孩子，听大妈的话，把涛儿留住！”她伸手正一正李明的衣领，盯着李明，恳请道：“答应大妈，好吗？”

李明寻思着，点了点头，然后扭过头去看陈涛和周兰。见陈涛和周兰沿着大堤在漫步，银色的月光投在他俩的身上，仿佛披了一层薄纱，柔柔的，轻盈而缥缈，禁不住又想起了那个夜晚，想起了在荷叶满塘的池水边，自己和陈蕊沐浴着同样清丽的月光的那次分别……

4

陈涛进了一趟城，去找政委罗中华陈述自己的想法，希望能继续留在长仁湖派出所。

母亲要自己留下，是因为母亲已经习惯了乡下生活，不愿意离开了。大城市虽好，虽漂亮，乘车购物虽方便，可并非每一个人都喜欢。母亲操劳一生，到了晚年，想寻求一份安定和平淡的生活，其心境是能够理解的。其实何止是母亲呢，难道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后，自己不同样也是渴望能寻求到一份安定和平淡的生活么？俗话说，做过母亲的女人懂得母爱，经历过磨难的男人懂得苦日子的甘甜。一个人，到了世事淡漠的时候，如果不是老气横秋的话，那么定是把人生看了个通透，所谓的幸福和不幸福，所谓的快乐和不快乐，不会再有苟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了。

母亲不想让自己进城，自己也的确没有离开长仁湖到城里去的打算。从小在湖边长大，大学毕业后又一直在湖边生活和工作，碧蓝的湖水早已在自己的脑海里澎湃出了经久不息的波涛。有苦，有甜，有欢乐，有痛苦……不论感受如何，自己都难以割舍。

推开虚掩的办公室门，唤了一声“政委”，罗中华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来。

“坐吧！”罗中华指着对面的沙发，起身给陈涛沏了一杯热茶，递到陈涛手中，说道：“我知道你要来。小说写得如何了？”

陈涛微笑道：“今天不谈小说，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不想进城？李明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想要留下！”

“是的，母亲上了年纪，妹妹去了国外，母亲舍不得我走啊！”

“把老人家一块儿带进城不就行了吗？”罗中华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了。

“母亲真不愿到城里来生活……再说，城里住房紧张，单位福利分房是不可能的了，只有自己掏钱去买商品房。政委，我哪来那

么多钱呀！没有一个落脚的窝，我来城里干吗呢！在乡下，虽说苦一点，累一点，但好歹有几间房屋吧……政委，你是领导，希望你尊重我的选择。也许我这一辈子做不了好警察了，因为我的感情被自己所钟爱的职业伤害过，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力争成为一个像样的公安作家。用我手中的笔，为民警们呼吁；用我坦诚的心，向读者展示出咱们警察的喜怒哀乐和职业生涯的酸甜苦辣。政委，长仁县公安局不缺一个警察，但肯定会缺一个能站着为民警说话的作家。为了搞好公安形象宣传，局里每年都要花不少的钱去请媒体记者来采访和做专题报道。想一想吧，自己的民警有这爱好，有这愿望，作为组织，干吗不支持？其实我既不要组织给我名，也不要组织给我利，我只希望组织给我提供一个相对来说较为自由和宽松的写作环境……到了法制科，除了按部就班的和案卷打交道外，我到底还能干什么呢？”

罗中华取下眼镜，用手绢边擦拭边沉思，然后戴上，望着陈涛说道：“调你到法制科，是局党委统一研究决定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的时间不长，民警一时还不能适应，不按规定程序办案和不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能职权的行为仍不断发生，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还会在法庭上败诉，甚至是败得一塌糊涂。仅上半年，我们就已经输了十二起行政官司了……鉴于此，所以我才提议调你到法制科来，把好复议应诉的关。我知道你目前脱不开身，但像你这样能说又能写的民警确实不多。为了你调进城，局党委还专门给你调剂了一套住房，尽管很狭窄，二室一厅，只够你和你母亲居住，但这已经是破例了，好多老民警临到退休也还没有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呢！知识分子嘛，是宝贵的财富，理应得到照顾！”

“你这样说那我就更不敢来了。政委，我只是一个普通民警，没有立过功受过奖，没有为组织干出过一点像样的成绩来，我不敢接受组织给我的特殊照顾哩！政委，如果我来了，如果我住进了组织给我解决的住房里，我的心会不安的。拜托你，答应我小小的请求吧，留我在长仁湖派出所，让我和全所民警一道维护好湖区的治安秩序。所长李明受了打击，精神压力很大，他不能再承受打击；指导员周兰怀了孕，不能肩负更多的工作和责任……政委，长仁湖